忠獻韓魏王家傳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一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公諱琦字稚圭安陽人韓氏之先出自晉卿獻子之後以國為氏子孫散居諸郡在昌黎者最為著姓公即昌黎之裔也其後徙居於深州之博野遠祖胐為沂州司戸參軍生沛為登州録事參軍沛生全隱居於博野全生三子曰乂賓曰文操曰存乂賓生定辭昌辭文操生隱辭蹈辭審辭存生正辭乂賓仕唐僖宗為成徳軍節度判官撿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啓二年終鎮府立義坊之私第以龍紀元年葬

博野縣蠡吾鄉之北平原子昌辭為鼓城縣令以天復二年三月終于貞定以大復三年七月葬蠡吾以晉天福二年祔夫人張氏改葬趙州贊皇縣之北馬村是為高祖昌辭生一子諱璆終廢晉府永濟縣令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太夫人始葬相州安陽縣之豊安村則公曾祖也璆生公之皇祖諱高宗廟諱仕本朝為太子中允知康州終於治所累贈開府儀同三司魏國公夫人李氏深人義之女晉相崧之猶子追封魏國太夫人皇考諱國華諫議大夫知泉州召還道病卒於建陽驛

國史有傳慶曆五年葬安陽縣新安村北沭師
曾請於塋丞相富弼爲神道碑所載事蹟甚詳
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鄭王繼威之孫
追封魏國太夫人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
追封楚國太夫人公以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歲
七月二日辰時生於泉州公自幼而孤鞠於諸
兄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
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天聖五年仁宗親臨
軒試進士公以二十歲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
甲方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
於殿上先是赴省進士元絳有叔同待試於都

下因疾委頓久而復蘇具言冥中嘗至一官府
殿閣嚴邃中有一堂牓云侍中堂俯窺堂中
則列八人之姓名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曰韓琦
字皆黄金外以青紗覆之此事旦播於當時然
公猶未第但閉門為學未嘗妄與人交人亦莫
知公為誰何及省牓出始見公姓名衆人驚相
謂曰非元氏所夢者乎公既亞牓首知者異之
厥後卒踐此位乃推考本朝以來為官侍中者
至公始四人而已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侍奉
國之官踰年秦國亡哀毀過禮服除明道元年
冬遷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直集賢院二年六

監左藏庫時高科已入文館者指日可至貴
顯公監臨物務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
為累凡職事亦未嘗苟且禁中須索金帛皆內
臣直批聖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奏曰天
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
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習為弊廢而不行願
復如舊制以杜姦偽詔從之舊有監秤內臣一
員天下綱運至必俟監秤始得受納內臣者往
往數日不至寶貨皆暴露廊廡遠方衙校苦於
稽留公乃奏罷去內臣以俟州郡所輸之物帛
不如度者例循追剋公請蠲之景祐元年九月

徙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陳留等七縣月遣人一詣禁地巡捉飛放民頗爲擾公奏曰陛下畋遊之事廢之已久蒐獮之地共之斯衆豈容姦吏未革浸牟願申嚴禁止之 三司循例下府配買馬食草六百萬公奏諸縣盍有災傷者豈可槩令認數爲奏得蠲減九縣二百餘萬凡刑名輕重不當疑慮未明者皆辨析條奏府事雖日紛冗省覽亦不減裂無巨細必詰正而後已時文牘得公書者郡吏必喜相語曰過韓家關矣三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文武官在京丁憂至服闋月俸給見錢六分在外遣喪

原缺

屠元狗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厚[illegible]以其勞曾未周朞又將易制臣切計之不若[illegible]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驅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今日所急以佑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二陲久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彊則驕逆渝盟背約何代而無必思密備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宵旰所慮宜究及之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為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記二家律法及

所造管尺鍾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
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間訖
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近
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
之定奪權且停罷詔從之明年上將行南郊之
禮公又奏曰臣先曾將歷代典志文字及用漢
錢分寸較量得王朴舊樂於太祖朝曾令和峴
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胡瑗
阮逸鄧保信并李照等鍾律俱不合古遂具聞
奏再奉聖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別造律
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精乞再訪知

樂者俾令詳定後蒙獲蘇其時臣曾將景祐廣
樂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制造
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
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朝臣竊聞
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鍾磬等見今並存欲乞下
太常寺將來郊禮復用舊樂所貴國容咸備神
聽惟和詔下兩制詳定皆以謂當如公請遂聲
詔將來南郊且用和峴舊樂時災異數見朝廷
修齋醮禳謝公既上䟽極論為無益繼又聞大
慶殿建設道場及分遣中使詣名山福地祈禱
公奏前世祈禳之法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下

詔求言側身避殿始可轉禍為福願法而行之或宮中有宴飲之事亦望稍加節減不獨仰奉天戒實可上安聖躬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僧道凡庸之人澄日累月喧雜於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昔唐高宗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袁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望請命婦會於別殿自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即令移於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齋之類並於別所安置上嘉納之內侍省都知以下非時

遷轉公辰曰近陛親宅告成自提舉臣僚而下有詔增秩用勸勞者內內侍省副都知張永和實總其事故有選領團練之命逮夫同列旋以推恩當時公言共謂非當蓋以其一官之效而衆人蒙賞故也或以為省局之內官次相妨因而敘遷未甚為害臣是以不敢遽有論列今聞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額臣竊觀衆論益以懷疑誠以沮勸之方爵賞為大若匪關其官職轉以年勞則必顯著功籍特申寵拜或不由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昔衛人賞于奚以邑辭請繁纓

以朝而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孝宗廟諱）賞如此頗亟行
追寢以勸天下時中外臣僚多干求內降撓政
公奏曰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
與兩地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內中批旨皆是
出于宸衷只自莊獻明肅太后垂簾之日遂有
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
內中下表或只口為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
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
斜封令之內降蠹壞綱紀為害至深陛下聖德
川新惟此久敝未除頗降詔諭戒飭及出于請

具姓名付有司治之又聞文臣中近有進狀乞充三司副使及武臣內亦甚有進狀乞加遥郡或横行使額之人緣此任使並是國家要近之職必須稽合公議選于聖衷固非臣僚自可陳乞此後輙上章妄求選任者乞重置於法上皆嘉納詔禁止仍令御史臺糾劾之民間復作銷金浸盛至於臣僚戚里之家服之以入宮掖無忌憚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雖貴近之家犯者無令入內付外勘劾朝廷乃下詔申諭京城開封府有犯銷金者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正徒三年公曰大中祥符八年勑犯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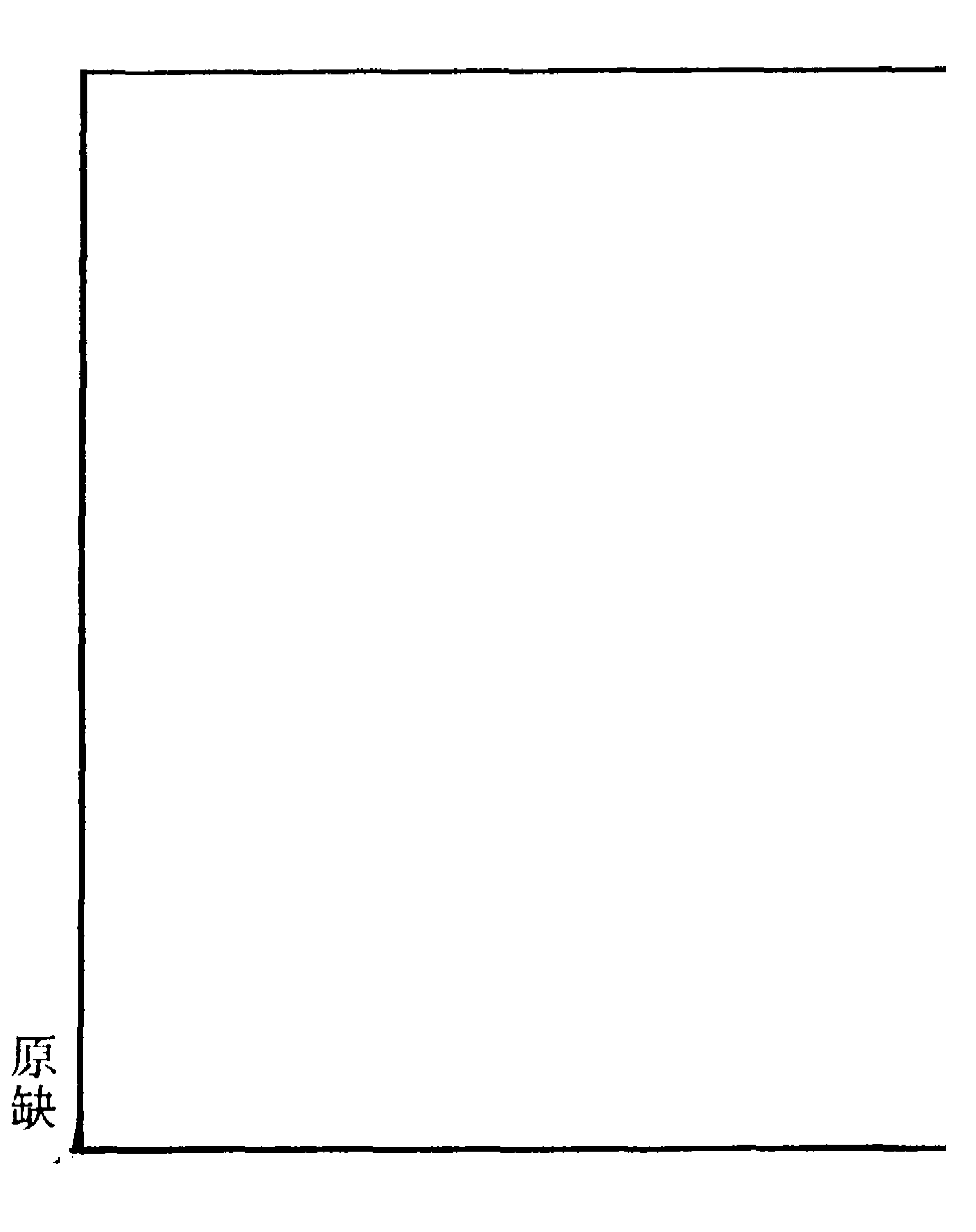
金者斬今偶有敗獲正宜行法以警衆豈可創
意定刑壞先朝之法啓奢僭之漸請復用祥符
舊勅詔御史臺刑部與審刑院大理寺詳定以
聞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
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邪
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祁等僉衆以爲忠正
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
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章已十上不
報公乃拜疏曰臣伏聞有虞至聰也成湯至明
也其命相則猶咨于岳選于衆不敢以獨覽自
決于上必僉而舉之始正其位故得百工信其

治而不仁者遠於朝未有教以為非才上獨為
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可成而衆
功盡美者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自去秋迄
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益
以宰臣王隨登庸以來衆望不協差除任性褊
躁傷體廟堂之上不聞長才遠略俾益盛化徒
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貽誚中外而自宿
疥之作幾浹周星安臥私家備禮求退方天地
有大災變陛下責躬訪道之際不思抗章引避
而不朝君父扶疾於中書視事引擢親舊怡然
自居曁物議沸騰則間其拜禮勉強入見面求

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寡識不恭之咎自古無有今聞所患再加不能復請中書養疾陛下優遇之禮既已備矣彼人貪祿竊位之計亦已窮矣其次則陳堯佐易述古監左藏庫官不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奬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運使況程琳任三司使日曾定奪監左藏庫呉守則雖界滿出剩而帳歷由不能依限結絶尚猶不應酬奬條勅保明之官已重寘其罪以比較之則述古之授是爲欺罔聖明參知政事韓億粉乞易綜爲群牧判官以降成命郡令易綜不以資叙回記卿濮諫光綱將朝

徒要職從便退換如户之物紊亂綱紀舉朝
非笑此二事陛下若以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則
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矣言事者謂我之
罪而上不之聽矣則愈任威福公然為不善
更無畏忌矣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居近（獻宗諱）
兼須常居禁尚不能以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
譽為人所稱處于論思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
大政則誠非所長伏見仍歲以來災異間作衆
星流隕躔次不順河決地震壓覆至效雖歷代
所書譴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無積
雪春首霆震寒燠之月未甚均協考天戒之自

則發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獨使陛下引咎
歎詔詢求讜言繼日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降
勑天下偏責剌舉收下之吏各修其職於政府
之臣則以為過不在已泰然自處于皐夔稷禼
之右臣僚欲廣陛下之德乞須前詔於天下而
嚴立其限則皆拘一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
之明應也陛下用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
浸成弛慢之風必外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國
之意如望天責可而福應自來則又不可得
也陛下儻以為詔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
宜輕議說若以詔八十年太平之業然付庸



原缺

求為省府官公言莊人品猥下由王隨援引得
知赤縣而三司希旨舉薦俾徙陝西漕之日已
賜三品服今敢復有干瀆請劾正厥罪乃降莊
通判楊州公以自變茶法以来歲輦京師銀紬
配擾江北居民而内虛府庫外困商旅請選官
參定酌中之法乃命公與御史中丞張觀侍御
程戡同三司使副別議其法四年秋發解開封
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錄二司開封
國子監考試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謄錄司以
示至公從之寶元元年八月假太常少卿昭文
館直學士充北朝正旦國信使以知環州高繼

嵩副之公言繼嵩知環州日軍人得遺箭繫以匿名文字言繼嵩將叛繼嵩心不自安遂乞還朝乃差兖國信副使臣察其事之偽者有二辨其惑者有一繼嵩久在西邊頗以勇敢聞或為西賊所惡設反間而去之不然則馭下嚴而為戍卒巧計以中之此其偽可察二也且繼嵩背義投誠元昊怨於朝廷則當密奏其事何必以遺箭達其叛狀乎此又其惑可辨一也臣遇以謂宜急遣繼嵩還邊其元告匿名文字亦請論罪如律外以杜黠賊行間之謀內以破墮兵詭中之計次堅繼嵩用命之心使邊鄙聞之孰不

畏朝廷之明而厲忠義之懷乎遂詔繼嗣尚復還璟州以閤門通事舍人上從益代之公以京城內逼郊禋數有盜賊公行輦轂之下宜有禁禦之法請南郊前一月降勑開封府約束強盜及持杖竊盜罪至徒并折傷人以上如犯在赦後無得以赦原其竊盜贓重者亦奏聽裁從之三年五月侍御史王素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中百用度雖有鉅細較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不急詔公與張若谷任中師同二司詳定公謂景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備具若候齊集而議徒成淹久但考見今日實為

浮費自可裁度上聞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
家多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為私家僕隸在京
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祐文書較計邪
詔從之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
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
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
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
罷之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
門司同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
會問入內內侍省等施行公言解鹽禁榷地分
凡二十一處而利害不同請命近臣以新舊二

法取其利最長者議為經久之制詔翰林學士
承旨知制誥王堯臣同三司講議七月授起居
舍人知諫院王沂公曾望重當時（孝宗廟諱）許可公
為司諫時沂公尚未識相見公論事謂曰每見
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害
安至如希文亦多好名於國事何益公以是益
知自信公以所存諫藳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
（孝宗廟諱）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
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藳自序於首大略
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在職越三載凡
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

者必昧死論列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八月以本官知制誥知審刑院賜三品服先是盜殺同黨既已就捕例不抵死公曰此但幷有其貲或欲滅其口非有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請更議其法乃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無得原是月以益利路大饑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賦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兵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撤劍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雜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歲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之

等以下户畔呈于杉降天下進金帛為度列郡
聞風修貢甚急公言勞擾疲民詔悉免之益州
歲織錦綺五十餘萬旁州皆染紅紫數萬縑所費
甚厚而皆出於民公請權以半為額諸州設市
買院收市上供物多不以直公請停止之逐貧
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饘粥活飢人
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来更生我也康
定元年春西邊用兵上念禁兵久戍因請遣
使安撫陝西遂命公為陝西安撫使東上閤門
使符惟忠副之上謂公曰異類猖獗官兵久不
習戰而數出無功今日小警將以開後福也公

勇於自效七日受命十二月上道既至則列郡城池皆頹廢無守禦器乃期以月日責之修濬又以河北樓櫓為法烽燧素不設但走人以候虜公悉度遠近以置之方兵興窘於財用公謂陝西產鐵甚廣請鑄錢兼用為便延安賊雖引去尚留兵圍塞門安遠寨將吏畏避莫敢出援知延州振武軍節度使范雍已有責命除象州防禦使環慶路總管趙振為代人情憂駭環計朴公頎撫替雍公奏曰雍二府舊臣實盡瘁邊事而郡人德之願留以安衆心振驕勇使備總管可矣若以雍節制無狀勢當必易則願起遯

州范仲淹奏之方陛下[illegible]劉平[illegible]遇害形迹
不言若[illegible]則其[illegible]國家[illegible]劉平來
援延州逐賊戰內侍黃德和[illegible]先遁兵敗平
被執德和乃誣平降賊[illegible]鞫于[illegible]遂[illegible]
史文彥博具獄於河中[illegible]命[illegible]
傳公曰平以疲兵數千[illegible]敵數萬衆晝夜[illegible]
戰為德和所累既執輸罵賊不已忠[illegible]
於古人今以誣言所惑將忠恤孤之典[illegible]
臣豈不辯體乎由是始得推恩又[illegible]之西
若被贈[illegible]州駐泊神衛軍[illegible]
之一二本軍都指揮使與[illegible]分屯邠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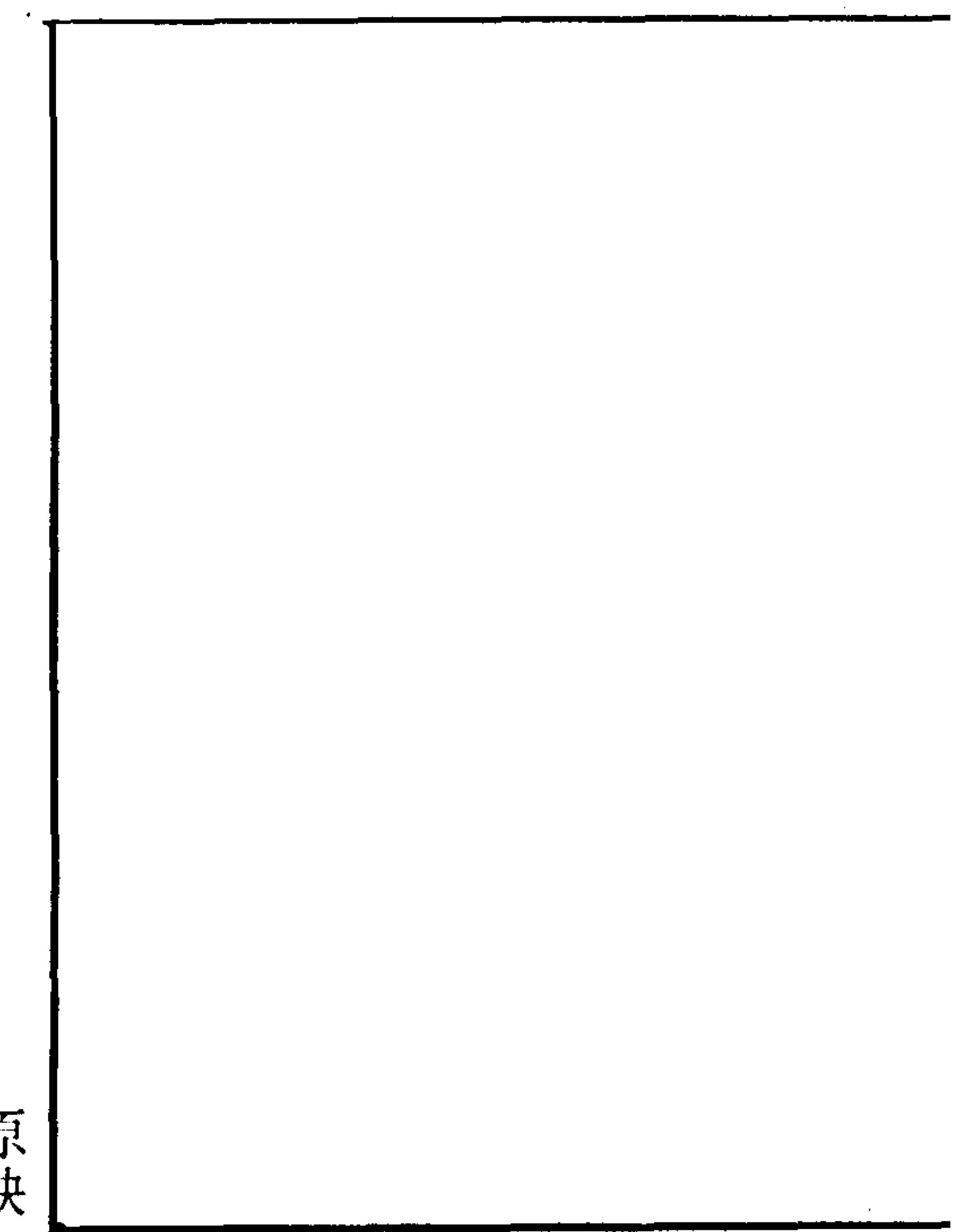
係近上禁軍不能力戰以至陷沒主將若朝廷
一切不問則無以勵衆請樞密院分
從之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公
以陝西科撥頻仍民已不勝困苦請寢一路以
安衆心從之先是詔陝西點募強壯命公擇諭
仍從本路如詔言者又以增數為請公奏曰轉
運司及郡縣尚未點集必謹重此事慮有所發
蓋民情謂既為強壯且憂刺以充軍本業近廢
添差弓手耳目皆已習熟必無疑懼請[illegible]
二州外各於逐縣見管鄉村[illegible]丁已下主戶內
選差一名充弓手[illegible]減數免役充

階級分教習著爲條約甚備詔悉如所請令既
行人心帖然得數幾一十萬人邊聲甚壯將佐
懦怯者悉使罷去停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
萬時慶人陳叔度等陳邊防策既而補官東南
公奏曰士忠義憤懣爲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
丁僻左寶靡之何待自效非所以開示誠意
來人才也詔皆從邊任公遍歷邊塞見利害甚
詳乃上疏曰臣素昧兵機不經邊任昨以寇犯
延塞陝右驚騷陛下不以臣非才俾用安集臣
受命引道徑趨西陲晝則奔走長途夜則訪遺
局事凡至邊郡率須宴犒故經度廉察不能纖

悉究知然前語以謂口說不如親逢耳聞不如目見今既周歷疆埸管究所得粗有一二思欲歸覲之日面陳旅次之前又慮後於事機先合敷奏臣竊以昊賊包藏逆志積有歲年朝廷待之不疑養成兇悪今甲馬雄盛金帛富饒誘納亡命之徒助成狡計與賊邊跳梁之日事勢其實百倍故敢驅脅醜類直擾延安破寨逼城號三十萬且朝廷命劉平統兵三路蓋極一時之選石元孫委任次焉已并為之擒矣偏畀之勇鷙者如郭遵萬俟政孟方張異者又為俘馘矣蕃籬熟户李士彬米知順李思忠之族亦為之

除且廣次戍卒陷殁者蓋不啻萬人諸路聞風
惕然喪氣彼賊氣焰從而可知范雍緣此降移
已有趙振為代今延州之民兵雖益而未補於
舊若范雍之策慮彈壓劉平之謀勇有謂王禪將
郭遵等之驍悍敢鬭後來者未聞過之所存熟
户既難以自保不無去就之意爾又鄜州去延
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圍二十四里跨二土山在
其中正當狗道嶺賊馬來路川原坦闊昨來張
守謙應卒繕營甚未固備制度伍小木植細弱
其逐鍾板盡以人户獨扇門為之至今無材料
修換王德基到任後再行計度人工材木萬數

甚多轉運司又無可應副近知張亢交替便有
拗力營葺亦須冬末了畢況在城所屯兵馬不
滿三千之數萬一賊計不測直攻鄜州但恐卧
日備禦未能固守鄜州既不能守則延州城寨
非朝廷之有也況鄜延一帶係昊賊納款之時
出入路道山川險易盡曾涉歷而復咫尺艱及
便於巢穴臣竊慮出其不意再來奔突故禦捍
之備宜以鄜延為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
之患其次則環州最逼賊境新周劉與知州慶
州久闕部轄兵諒宗高繼隆張崇俊雖有心不經行
陣未可全然倚任駐泊鈐轄之內亦無得力之



原缺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非臣淺慮所及也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差銳兵三五千或於同州河中府等處分減進屯鄜州選才望大臣一員復本路經略之任兼知鄜州處置邊事令張亢就充本路鈐轄於鄜州駐泊用宋觀知環州就差葛懷敏充環慶部（英宗廟諱）知朝廷必以經略一司更不合置耶乞專於鄜州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充替夏竦自然事體均一不撓邊臣之心乎賜選差才勇帥臣充環慶部（英宗廟諱）令秦州曹琮兼管轄涇原路兵馬公事准備分擘秦鳳閤兵互相策應其沿邊堡寨除自來係大寨屯兵馬之處外其餘

邠小寨栅斷自朝廷專委經略部英宗廟諱司須得移那兵馬分食舊積糧草無使踰羨然後併兵入城只留人員兵士三二十人以為斥候量差更差弓箭手防護所是沿邊路分都監都巡檢等闕額即於諸班新換右職臣僚內選差催發其河中府同州郡英宗廟諱鈐轄別差稍知邊事臣僚充替魏昭昞王克基所有沿邊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揮多是本土勇悍之人只為拘定等杖失人甚多亦乞速降指揮催促招收但以人材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今後更不拘等杖愚短所見願早財擇　上旨施行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第一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五月以忠武軍節度使夏竦為陝西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開府于永興軍命公為樞密直學士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並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幹都總管司公事公陳用兵練卒之策曰必選總管鈐轄下指揮使臣甚衆每禦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致敗衄所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為寨主監押然拘於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試中人

鄜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為逐路教押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所習精麤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懦者得以恣諳又有賞罰驅之必各思奮身復免主將爭占精兵專為己衛也自古臨敵取勝必有奇兵若斯力出攻剽所向皆潰今兵卒非無驍果膽力出於儕類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為一禦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為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得乎欲乞委臣與范仲淹龐籍等分路於邑駐駐泊并本土廂禁軍內選馬上使鎚刀槍槊鐵

鞭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為平羌指揮以五百為額其衣糧加龍衛而立蕃捷之上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土兵一指揮屯駐駐泊兵士一指揮鄜延路屯延州鄜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鳳路並屯秦州若已請龍衛已上請受者即以為節級若後來闕人即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土兵止選於就糧指揮其選中屯駐駐泊兵士聽三年一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投平羌者送經略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絹十匹無

馬者并馬給之詔從之八月上遣翰林學士晁
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賫手詔督出兵攻賊合
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
歲月平之使既還九月十四日賊寇鎮戎軍本
路都監劉繼宗等戰敗于三川寨官軍陷没者
五千餘人公奏曰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屯瓦
亭寨率援兵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諭軍中
曰此死地也不可不用命乃揮鐵鞭進鬭賊衆
披靡珪中三矢而還番賊留軍大掠三日知渭
州鈐轄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賊乃退三班借
職郭倫固守定州堡得不陷劉璠堡本軍指揮

使散直王遇巧箭手都虞候劉用以事急出降遂并陷乾灘乾河趙福三堡然繼宗來擁本軍力一日而李綸等未嘗經歷行陣倉卒出戰而士卒畏怯遂至退衂使黠虜恣行殺掠而歸其劉繼宗李綸王秉望特免推鞫不以敗兵馬多少計罪但量其情之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以責後效王珪以孤軍千餘當鋒血戰所殺賊兵不少既被重創次日尚求益兵出戰人皆服其勇節雖所亡數多蓋衆寡不敵欲望貸其敗軍之罪必能感勵奮身盡死為報從之王珪仍賜黄金名馬上聞繼宗之敗又降手詔曰

晁宗愨等回省所奏選差使臣教閱諸軍武藝召募土兵候稍成次第審度山川伺察虛實計討賊境庶無虞發及專務持重保邊待其作過即覓便出奇痛行掩殺并欲直取和市等場務事今来朝廷相度若只務守禦則不惟虛延歲月荐又耗費供億至如近日賊衆深入延州保安軍界圍負金明寨并燒蕩熟户族帳輸折兵馬陷殁使臣被虜安然往來略無畏憚即[illegible]不見持重保邊待其作過覓便出奇痛行掩殺之效若言綏宥二州人户不多徒有城壘却欲先取和市後橋等場務錢帛則去年曾打後橋亦

經所得如此則守禦未驗攻討未期終用何術息此勞弊御寇既膺重任休戚所同當須體認朝廷宿兵日久防慮非一速盡經畫早謀平定仍具進兵時月密切聞奏府下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禀筭於朝廷乃畫攻守二策公與經略判官尹洙馳至闕下奏之唯上所擇上乃聽用攻策十二月遷禮部郎中入謝曰臣以邊防大議不俟召而至闕乃僥倖進秩何以逃清議力辭不拜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既而范仲淹乞存鄜延一路招納未行討伐而又沮議者不一事遂

未決公奏曰累進詔問促令進兵及令分析向去有何方略揆與諸路耶委不誤事遂與夏竦參定攻守二策臣採知冬月昊賊未能舉動之際兼程赴闕求對進呈乞賜裁擇尋下兩地大臣商議只取攻策施行臣屢曾面奏茲事體大繫于安危若陛下決知可行兩地大臣主議不變或能集事今臣方歸本司而横議日騰朝聽已惑攻討之說比比劄下且朝廷舉大事主大謀自當堅如金石無有回易時降詔旨激勵將士迎軍裹齊約古行法今乃深憂重慮必謂無成況鄜延路范仲淹意在招納更不出兵雖具

奏聞乞依元策假若新延强之使雖終是本非已謀若使聞之必無銳志今已二月將半漸有暑氣必難進兵臣此來奉行成筭非是年壯氣銳慮不及遠幸而求勝以誤國家誠以昊賊據數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陝西四路之兵雖不為少郎緣屯列城寨數分力弱故賊始犯延安生擒二將屠掠無數者蓋劉平石元孫聚一路之兵拒之纔及九千而已去歲秋末復有鎮戎之敗劉繼宗等分兵禦捍不滿萬人比援兵之至則賊已捷歸是則彼勢常專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遂乃

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不敢與敵中夏之弱自古未有又未聞臣僚堅執守議以為必勝之術者臣恐春失數寨秋稍數堡邉障日蹙士氣日衰賊志乘此則有吞陝右之心加以興師以来科歛萬計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年秋稔尚窘急如此忽有水旱其何以堪臣近過邠乾涇渭等州所至人户經臣有狀稱為不任科率乞行減放内潘原縣郭下絲絹行人十餘家每家配借錢七十貫文哀訴求免國用削弱以至于此緣轉運司計無所出臣是以不敢邀愛民之譽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煩朝廷臣恐

一二年間經費益蹙人情大駭師老思[illegible]及期
無代每慮至此臣雖盡言望陛下省羣言之難
一為大事之當辭宗韓知其異議已沮師期且令
諸路置辦軍須訓整兵馬俟及初秋若范仲淹
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必須
討擊即乞斷在不疑尅日降旨則庶事已辦便
可進兵朝廷終難之初攻討之議未決朝命未
下因命環慶總管任福至涇原經制邊事賊復
遣人叩延州請和公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為款
兵之計耳不然懈我邊防又將謀入寇乃戒諸
路益嚴備不可弛公乃行邊趨涇原諜者報元

旻聞兵公度賊必寇山外即徑趨鎮戎軍召諸將會議坐間報賊入界公乃盡出其兵乃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擊賊以涇原路兵馬都監内殿崇班閤門祗候桑懌為先鋒涇原路兵馬鈐轄崇儀使忠州刺史朱觀繼之涇原路都監禮賓副使武英又次之涇州都監禮賓副使王珪參軍事將作監丞耿傳皆從公面授福等方略仍指圖示之令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寨至羊牧隆城出賊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糧草足供如未可與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公亦至城外重

戒之既行又自爲檄遣福等當持重勿貪利[illegible]賊誘也福自新壕外引輕騎數千趣懷遠城捧龍川過鎖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賊兵一溜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衆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亦踵其後薄暮福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爲一軍屯籠洛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諜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既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陣以抗官軍

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桑懌馳
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
陣動兵馬上山欲據勝地而伏兵自山背人合擊
而下士卒墮崖塹相壓者衆桑懌劉肅皆戰死
賊分兵數千斷官軍之後福矢盡鐵簡挺身決
鬪搶中喉而絕既而賊併兵攻朱觀武英戰既
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
之西而渭州駐泊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
二百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
能視軍賊兵益至步軍從東先潰衆遂大奔武
英趙律王珪耿傅等皆戰沒惟士死者六千餘

入惟朱勸以兵千餘保民垣四鄕縱射會暮賊
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福敗死不相聞也
方元昊傾國入寇分兵爲四流會於好水川其
一流乃福所遇已我不意逢鎮戎之軍欲奔所
聚之地福亦不知賊兵數流素有期會之所故
乘急追逐陷賊之大陣當是時賊兵雖勝殺傷
亦相當故即時拔寨出境山外居民保堡聚得以
安全者亦諸將死戰之力也公乃上章待罪曰
臣盤所領將士以禦賊獨居孤壘之中日俟賊
捷而福等不依臣指縱邀其歸路以致敗亡上
挫國威願正顯戮御前以劄子付公曰卿訓勵

遣師皆合事機但諸將偶失持重輕敵寡謀然
其盡節死戰足謂忠勇亦須獎勸所至勉吏悉
心極慮以圖來效倚任之切鑒霖不忘諫官孫
沔輩乞置公大罪後夏竦得公所爲擲於福衣
帶間上之會朝廷遣翰林學士王堯臣陜西安
撫時范公以擅答元昊書亦降知耀州堯臣言
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羌狄不
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不可
深責主帥朝廷知罪在裨將猶以言者止降一
官二年四月遂授右司諫以職知秦州九月復
舊官起居舍人公上疏曰臣三數年來將命吞

走未嘗寧居自赴陝西纔踰一歲兩至邊鄙塞皆
會賊至既不能親冒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勵
將卒申明賞罰以晝繼夜貫忘寢食所期立分
寸之效以報陛下委用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
將負用而有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
尚有計慮豈敢以釋去重責偷安循默猶冀陛
下亦不以臣一失驅策棄而不用竊以西賊叛
命以來言邊事者益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
于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
保疆守境愛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
則曰賊眾我寡不可較力但來則收民閉壘示

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平以來
沿邊與次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
[illegible]蓄積室廬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
鎮戎軍之後經略司專差籠竿城監押馬遂美
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塞而競賂為差終不移
從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
種之時老幼皆須在野至於伐薪汲水悉便其
用既令入保城塞不唯無所居止兼薪水以來
亦須市買以此且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民則
全家被虜又自環慶抵於涇原沿邊熟戶數踰
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

意竊謂若以見屯之兵爲保境之計則盡撤月
之間邊民苦其屠掠盡徙內地諸族熟戶皆與
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唯存孤壘
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
兵未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既知無後患則乘勝
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搖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
曰民爲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卒漸可裁減若
但守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斂之煩轉餉之
若笑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朘月削所
傷益多斯皆利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
大若爲國家長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

非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逆併
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衆我寡而爲堡境
禁氏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
而不言今鄜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
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於鄜慶渭三州臣
今爲陛下計若莫若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
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
分定部曲遠設斥候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
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
之又於西賊未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
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擒其種落或更蕃塹

[illegible][illegible]廣招強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熟戶有助
賊者即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
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敢為亂則可以嚴青
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何
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
俾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那兵次邊就
食糧草如此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
識暫勞永逸之長筭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
然招置臣謂揀刺上兵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
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土兵既壯則沿邊
拱聖龍衛虎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創

國東兵漸可代還以實京師爲强幹弱枝之固則內外安矣公又以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於應副詔公詳度以點到弓手選其少壯刺手背充軍或爲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速具利害以聞公奏曰有唐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用者益軍令必行而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黥面以名配軍年祀㝛久耳目習熟百姓更不知前代籍民爲兵但爲刺面給糧則甘死戰闕聖朝因循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夷亦隨時御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昊叛擾西

郡乃於陝西點民為弓手以加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跳匿外親或則僱人應名更相爲代而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亡州防托多是結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敗事臣是以累陳揀刺士兵自有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是與民不殊請以秦隴州鳳翔府弓手點以爲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陝西弓手揀充保捷指揮仍給招軍例物命既下朝廷復檢會公前奏令如公請例物不給公曰揀刺土兵人皆

知為當今之利無敢為朝廷發明者慮生事己有責爾臣不避數十萬口之怨捐軀建言豈已輿情怙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又以臣一言罷豈不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兵禦戎立事豈不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後轉運司言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前此朝旨創募人為強壯公恐民情驚擾請止以招弓手為名人以遂安得數甚廣雖為一時之便然弓手終非正兵之比難責征戰及刺為軍所利至大公以秦川東西草市居民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蔽絕塞之地豈不防慮因請築外城

九十一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而至正月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劉渙乞於古渭州起立文法修營城池收買質帳若成此事則洮河一帶蕃部可以照管朝廷下此議於公公奏曰秦之寧遠寨西至古渭州八十餘里其間皆熟戶住坐今於百里之外建一孤壘未見其利洮河一帶生戶從來部族星散各立頭項依附險要不相服從不能爲邊鄙之患今招撫近邊蕃部資用已廣其遠地生羌悠久所費豈易支扎詔於永寧寨以官舍五十間給蕃斷羅收貯財物公曰使外夷居邊城非便未敢奉詔詔曰

哨氏已有謝表不可失信致於生事兼不與屋
宇亦不絕秦州往來可於關堡處修蓋常關防
覺察之公曰秦州居常蓋暫往來今既許置舍
貯財必常留人主守豈能旦夕防察使朝廷舉
動皆知況契丹元昊亦未嘗沿邊給屋昨楊勤
等至龜茲一行皆鏁之於館我使至哨氏在驛
亦禁出入遠蕃於中國尚備慮如此防微杜漸
不可忽也官舍勿給爲便從之公言今之試武
藝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
斫騎腰射腦射一綽箭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
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

否皆非實藝而使臣軍員緣此例得援用故諸軍亦循守常法而無所更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臣嘗熟思之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親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凡步射弓弩於四十步内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為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為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為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為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為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為第三凡馬射鹿子或笄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為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為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為第

三乙馬上使槍左右十刺得五中木人爲及等
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劒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
法每兩條共重十斤爲及等但收左右實打有
力者爲中馬槍鐵簡俱及等爲第三歩刺槍歩
斫劒即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鎗刀木槊五十斤
以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
詔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材録
用如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
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奬拔詔送樞
密院行之慶曆元年十月朝廷於四路置帥主
沿涇原路范仲淹環慶路龐籍鄜延路進公禮

部郎中仍舊職知秦州兼秦隴州鳳翔府階成州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沿邊招討等使管幹本路糧草兼本路營田使又以殿前都虞候廣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李昭亮爲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公言昭亮本貴家子生平未識行陣今備邊方急豈宜居是任 詔徙昭亮永興軍總管公以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其所從之兵衆不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他日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存亡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士可以必行請諸路總管討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日加

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帥陷沒者並斬從之吐蕃族帳四路惟秦號最盛雖藉以為籬障然久授姑息罔畏服心沿邊熟戶多為吳賊脅從公既加慰撫有違叛者必舉兵討除之隴波等族嘗鈔邊已出師焚蕩不入漢謝罪又遣使詰問皆納子為質而去公以恩威既行乃遣通判尹洙詣諸族召酋首戒諭曰爾族可出入用若干我則視而籍之緩急徵戰當發符召爾等宜駐營於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為罰半不至是慢公也率師誅剪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為賞得蕃兵一萬三百餘人環慶路總管司奏得

後陣亡軍員與退敗役陣者恩澤一揆以
來優乞將得勝陣亡軍員子孫一依賞格酬獎
其退敗陣亡者止推恩子孫一人詔令逐路總
管司依所奏公奏曰將卒臨陣皆圖勝捷力有
不敵戰敗而死人命至重爲國喪身臣子之忠
無大於此既已死於王事豈以勝負爲言國家
唯追崇慮若存錄孤子所以誘勸來者使之效
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往傷嘆以謂一死報國
更分勝負恐非朝廷激勵將士之術兼前詔所
載亦無此例若果須分勝負則傷中并孝贈亦
合作兩等支賜理實未便乞並如舊制施行從

之范仲淹奏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永洛城亦
為之阻合築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
能進兵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之路其利甚大
詔公同諸路經略司詳度以聞公奏曰永洛城
通秦渭道路穿蕃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功亦
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不能斷西賊入秦
之路近築秦州蹋城方畢功尚有衝要城寨當
修補者其多未敢再勞人力今恐未能興永洛
之役詔公更不興修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二